

涪陵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编钟 战国 涪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涪陵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出版前言

《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是涪陵区政协建立以来,征集、整理、编撰的第一辑文史资料。重庆市直辖后,涪陵的行政体制制作了较大的调整,撤销了地级涪陵市,将原涪陵市所辖的垫江县、南川市、丰都县、武隆县划由重庆市直管。将涪陵市原辖的枳城区、李渡区与涪陵市合并,组建重庆市涪陵区。涪陵区所辖范围,正是1996年前县级涪陵市的范围。本集文史资料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征集的。为了使文史资料编辑工作能承前启后,涪陵区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序号,依次排列于原涪陵(县级)市政协《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之后(不含专集)为第十一辑。

涪陵,地处三峡库区,临长江,扼乌江,是渝东、黔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区位优势独特。在漫长的岁月里,涪陵人用勤劳的双手和聪颖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发掘、整理了部份自大革命时期以来的“三亲”史料,这些史料实事求是地记叙了各个历史时期发生在涪陵这块热土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把它编印成册,就是要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年轻一代更深刻地了解过去,珍惜现在,面向未来。

李瑞环主席在1998年5月6日听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汇报后指出:“政协专门设一个机构作文史资料工作,是因为政协中有一批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经历过许多非常重要而别人很少知道的事情。由这样一批特殊人物,把它们亲历、亲见、亲闻的重要事情写下来,这是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和优势。文史资料

不仅可以存史,还可以资政、育人。”我们一定遵循李主席的指示精神,认真抓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树立精品意识,把更多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较好的教育作用、较强的可读性的文史书刊奉献给社会,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曾绪宜

2000年5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曾绪宜(1)
历史回顾	
难忘的剿匪斗争	宫家和(3)
二野部队出川援朝涪陵遇险记	李 夏(11)
西南服务团涪陵团史研究会成立十二年活动情况回顾	宫家和(16)
我所了解的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杜明士(41)
我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情况的回忆	宫家和(56)
抗战风云	
中共涪陵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	夏凉净(69)
涪陵人民对抗战的贡献	王应权(74)
涪陵抗战宣传内容丰富多彩	王仕贵(82)
抗日战争时期的涪陵	杨大利(91)
涪陵抗日活动点滴	王正禄口述,方文博整理(98)
日机轰炸涪陵记略	杨大利(100)
抗日运动对涪陵的影响	刘忠礼(107)
日机轰炸涪陵罪行记录	余洪顺(112)
人物春秋	
贺龙、杨其昌风雨同舟生死情	吴朝弟(119)
陈古松先生二、三事	甘若斯(125)
陈古松先生遗诗选登	(134)
追忆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甘在仁先生	甘若斯(141)

精通医、文的方伯炆先生	文德铭口述,李发坤整理(149)
杨宏孚事略	王宗藩 杨大利(151)
培养人才的摇篮——涪陵师范学校	刘忠礼(157)
我亲历的土改宣传活动	刘忠礼(161)
漫忆“野园”	甘若斯(163)
历史上的涪州知州、涪陵县知事(县长)轶事拾零 ...	方文博(176)
经济文化	
六十年代涪陵的水利电力建设	朱华平 何大荣(181)
保护育人环境 爱心托起太阳	
——记黄学隆和棋类班的孩子们	吴朝弟(189)
透视历史看邪教	吴朝弟(208)
我对做好政协工作的几点体会	谭壮烈(214)

历史回顾

难忘的剿匪斗争

宫家和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多么希望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但蒋介石一伙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援助下，调集抗战时移到大后方的军队，开始了向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纵队和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疯狂战争，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又开始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做出英明决策，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予以还击，干净彻底将来犯者消灭之，对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决不允许强盗夺去，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就是历史上的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战争。从1946年6月至1949年10月1日，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共消灭了国民党蒋介石的807万军队。我们的人民军队从战争初期120万发展到70个军550万人，解放了全国大片领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就是在这年随军南下，参加解放西南的革命行列的。

一、西南匪患猖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仅管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可是逃亡到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余，不甘心失败，继续挥舞着屠刀，血腥残杀着革命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1949年12月10日，部份残余在成都颁发了《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应变计划》，内容是号召全体国民党员和各军警宪特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叫嚣要配合第三次世界大战，铲除共产祸害，反共复国。蒋介石把总部设在台湾，在大陆设五个戡乱区。第一西南区，由何应钦负责；第二西北区，负责人马步芳；第三华北区，负责人李玉堂；第四东南区，负责人郑介民；第五华南区，负责人薛岳。他们还把全国划分为十五个分区，即苏南太湖地区、湖北大别山地区、浙皖地区、豫西地区、赣南地区、湘

西地区、广西大瑶山地区、广西十万大山地区、黔东北地区、川黔湘鄂边区、川南山区、川鄂陕边区、滇北昭通地区、甘青地区、武当山地区。从以上十五个叛乱区来看，川黔湘三省叛匪最多，也就是说这三省边境上土匪猖獗是严重的。从 1950 年元月开始的十几天，全国被暴匪包围、冲击、攻陷的各级城市达 20 多座，有 35 个县城被暴匪攻占，仅贵州省就有 23 座县城被攻占。当时涪陵所属的秀山县城被攻占，黔江、彭水、石柱、酉阳、垫江等县城被围困，据统计，土匪杀害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官兵一万多人。暴匪所到之处，同日本鬼子一样，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强奸、轮奸妇女，无恶不作。他们的罪行真是残忍至极，惨不忍睹，举不胜举。这些暴匪是蒋介石、胡宗南最后从四川逃跑时，留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奉命进行垂死的挣扎。在成都，杀害我川西军区警卫 178 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十余名警卫员；在贵州，省军区一副司令到重庆开会的路上被伏击，警卫人员大都伤亡，后勤部长押运的十多车军用品被抢光；在酉阳，以原国民党第八专署专员庾贡庭、反动军官陈铨、杨树臣为首组织了川黔湘鄂边区“中华民族反共救国军”。庾自任司令，陈、杨为副司令，组建七路军，数万暴动人马，把秀山县城抢占了，并杀害了我数十名干部和战士，酉阳、黔江两县城也被围困。当时，酉阳地区同重庆联系都中断了，单靠飞机空投联系；在涪陵，以伪参议长蒲师竹、国民党师长谭席珍、伪军官严登翰、惯匪头子吴锦成（外号草上飞）为首组成了“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意思是比八路军多一路），在长江南岸开始了暴乱活动，并汇集了二十四个乡镇的反动伪乡、保长和一些惯匪头目，如新妙伪乡长黄光前、增福乡黄东壁和开平惯匪易春芳等抢占了各乡镇，开始了他们的罪恶活动。在长江北岸鹤游、坪山、飞龙、百胜、石龙、丛林等乡镇，全被反动组织“刀儿教”所占领。全县 92 个乡镇中，除城里、蔺市、李渡、白涛、珍溪等沿长乌江两岸十几个乡镇外，其余均被占据，暴发了土匪暴动，他们凶恶地杀害了解放军和西南服务

团及地下党战友共 200 多人,其中有当时四区区长柳泰东,在沈家乡同通信员一起被杀害;一区区委副书记郭瑞珍,带领十多位同志在白涛去山窝路上全被杀害;新妙一位排长李长山,带一个班去宣传党的政策,被土匪打死在新妙街上;增福伪乡长黄东壁把我们住乡的工作队员和解放军干部战士十多人全部抓起来枪杀。同时还对农民积极分子下毒手,不但杀害本人,还把妻室儿女也一起杀害,名曰斩草除根,把解放军战士的头割下来挂在镇口示众,十分残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盼望彻底得到解放。

英勇奋战彻底铲除了涪陵一带的匪患

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彻底铲除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各地匪叛,及时调动部队,命令各军限期剿灭反动武装。全军共出动六个兵团,40 个军,139 个师和两个独立旅,12 个独立团。涪陵,由 12 军 36 师负责并组建军分区三十六师,师长邢荣杰任司令员,刘昌任政委并任涪陵地委书记,师的三个主力团参加成都战役去了。分区只有一个警卫营,再就是西南服务团 4 支队共有 800 多人,负责接管十个县。每个县只有 40—60 人,地专机关也只有 100 多人。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到各县同地下党会师后,很快把地下武装和部队下来的同志组织起来,组建县独立营,开始了繁忙的接管和组建各区的领导班子工作。当时西南服务团和地下党及部队抽下来的干部不够调配,各县就通过地下党推荐,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各县分两期培训了 400—500 人。青年知识分子在老同志带领下,到各区乡开展了接管、宣传和征粮、收交民间枪支、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这时,县区政府虽建立了地方武装,建立了县独立营和区中队,但当时乡、保政权仍在旧乡保长手中,每个乡均有三五十名不等的乡丁武装。他们同国民党特务、散兵、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拿着蒋介石撤走时的“密令”,继续与党和人民为敌,进行各种叛乱活动。

在南川,当时西南服务团二中队孙俊卿、宋昆带领 60 多位战

友于 12 月 6 日到达南川县城,同地下党刘隆华、吴秋凡、余兆南等同志会师后,很快派人下区组建了区的领导班子。不久,军统特务王邦君、伪县党部书记皮以振、中统特务王洪图及逃回乡的伪军官周绍昌等四个人,纠集本乡一千多人,占山为匪,接着在全县 39 个乡镇的 28 个中组织了反动组织“反共救国军”、“反共自卫军”,共有 1 万多人、枪,并联络涪陵谭席珍、武隆、巴县及贵州省桐梓县等地匪首汇聚德隆,他们号称有 4 万人马,计划分三路先拿下大观、南坪、水江等镇,再攻占南川城,赶走县城驻军,并以南川作根据地再进攻涪陵和重庆。当时我军炮九团一个连住在水江,曲指导员带领六名战士外出打米(那时部队干部均发黄谷,自己碾成米吃),全部被杀害在碾房。李连长闻信后,带一个班去追击,也全被打死在归望山上,这时土匪打进水江街上,冲进区公所抢走了大印公章和枪支弹药。区长石乐斋是山东人,打日本鬼子是出名的战斗英雄、爆炸大王,他正在区中队住地,立即集中在家干部战士,亲自提一挺轻机枪,大声喊“快跟我来”,他奋不顾身冲向大街,向土匪猛打过去,全体干部战士一齐开火,打得土匪一面跑一面喊:“不得了,爆炸大王来了,快跑”。这时石乐斋一面打,一面指挥部队向两面打,进行巷战。不久,县委书记孙俊卿同炮九团王一平团长率 106 团一个连,用机枪、迫击炮猛打,在我们内外夹击下,冲进水江的 2000 多名土匪被打死打伤 100 多人,俘虏 200 多人,其余的逃跑到老巢乐村山去了。

在垫江,西南服务团三支队二中队 50 多人接管后,部队人员很少,三兵团司令部只派了通信营。不久,该县大恶霸沈英儒和“刀儿教”头子易万发,在全县发动暴动。我通信营排长李永太带领 30 多人在裴兴乡宣传政策,被土匪“刀儿教”包围两天两夜,打死了数十名土匪,李排长们才杀出重围,回到县城,但有十八位战友牺牲,李永太也受了伤,营长叫他住院,他不住,他哭着说:“我熟悉路,我带部队去为牺牲的山东沂蒙山区子弟兵报仇(他们这个营

全部是山东沂蒙山区独立营升级为三兵团的)”。营长和县委书记李万春安慰他先养好伤,仇是一定要报的。该县还有一特殊情况,就是国民党 30 军在军长鲁崇义率领下起义,刘、邓首长当时命他们原地不动,听后整编。这时军内少数反动军官勾结城外反动“刀儿教”刘必祥、易万发等匪首,带领数千名匪徒包围县城。在这紧要关头,县委书记李万春、县长王平向重庆刘、邓首长发电告急。刘、邓首长急回电叫他们坚守,并命令鲁军长派部队协助打退包围县城土匪。李王二位拿着电报找到鲁军长,他声称也接到刘、邓首长的电报了,一定全力协助。鲁军长很快派出主力部队,汇同通信营及地方干部战士打退围城土匪,并严处了军内反动分子。在此次战斗中,我区委书记西南服务团的段书平、孙好良等 46 名战友和解放军战士牺牲。

在彭水,我西南服务团一个中队 50 多人由叶绳和叶云带领接管。不久,黄家坝等地的张朝阁和黄府廷等匪首带领 3000 余土匪,半夜把县城围困,声称天亮前打进县政府活捉“两叶”。当晚,我 107 团 2 个营得到土匪要攻城的情报,乘天黑秘密开进县城,同县委和独立营同志一起制定守城计划。待敌人攻城时,我守军内外夹击,将敌人打退,并打死打伤活捉数百人,逼迫土匪逃向他的老窝黄家坝。事后,部队在追剿中,我 36 师参谋长安仲琨同志。他是太行山区子弟兵,1937 年抗战开始参加八路军,从战士、班长、排长、连营团长到师参谋长,参加过打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从太行山,到大别山,到江南,又到峨嵋山、武陵山等,参加过无数次战斗都未牺牲,然而死在了彭水县黄家坝区的马头山上,当时他才 30 多岁,婚都未结,说起来十分痛心。

当时整个涪陵地区几乎县县告急,区区紧张,大部份区政府撤回县城,并流传着“县县被围攻、乡乡被匪占、村村有枪声”。土匪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胡宗南大军还在西昌作内应,蒋介石很快要打回来了。煽动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在农村对农民积

极分子和接近我们的群众、开明士坤等进行抢劫杀害。一时间,涪陵地区被土匪搅得乌烟瘴气,哀鸿遍野。那些土匪头子们也得意忘形,好像天下又回到他们手中了。城乡广大人民刚解放时那种热情也降低了,干部战士和青年积极分子都心急火燎,希望狠狠打击那些作恶多端的豺狼。1950年元月军区主力部队,配合各级党政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决心在半年内剿灭残匪,一年彻底干净地肃清匪患。涪陵地区为了尽快消灭匪患,西南局刘、邓首长决定把涪陵地区分为酉阳和涪陵两个地区,原4支队政委梁岐山同志留任酉阳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赵铎同志为专员,补训师长伍国仲同志为分区司令员。涪陵地区由36师政委刘昌同志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11军民运部长王子清同志为专员,36师师长邢荣杰同志为司令员。36师和补训师很快到达驻地。36师是刘邓大军12军的一支劲旅,是在太行山区组建起来的,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由三个打游击的独立团共4800人组成,肖永银为师长,后邢荣杰、刘昌为政委,王汝昭为副师长,段大明为副政委,参谋长安仲琨。经过4年解放战争,从太行山打出来,纵横11个省,打了许多大仗、恶仗、硬仗,付出万余人伤亡,共消灭12万敌人,俘虏了庞炳勋、康泽、李文三个兵团司令员,全师还涌现出许多不朽功臣和英雄人物,如王克勤、王银虎、陈志英等杀敌英雄。这样一支有4个团万余人的英雄健儿进驻涪陵,同涪陵地方党政军民一起,开展了大规模剿匪工作,涪陵人民尤为高兴。涪陵由刘昌任剿匪指挥部指挥长,邢荣杰、王子清为副指挥长,为了协调川黔湘鄂四省边界剿匪联合行动,川东军区还派出副司令员曾绍山为川东前线剿匪指挥所指挥长,总部设在酉阳龙潭,酉阳地区有6个团兵力。涪陵地区除36师4个团外,再加上11军93团、104团及军区炮4团、炮九团8个团。这两个地区有部队14个团,加上地方武装民兵,剿匪委员会人员共数十万。全民的剿匪战争采用铁壁合围、分散清剿、扶剔清剿、划片住剿等剿匪战术,并实行“首恶必办、协从不

问、立功受奖”政策。首先调动了 33 个半连队由邢荣杰司令员和王汝昭副司令员亲自指挥,采用篦梳队形对聚集于涪南巴三县交界地的谭席珍、康海清、周绍昌、吴锦成、王洪基等十股匪帮实行大包围战术。我 106 团 2 营在营长教导员亲自带领下,由武隆平桥长途奔袭,从背后打进了谭席珍、吴锦成等老巢同乐场。他们认为雨天路滑,又加上涪陵到同乐有 100 多华里,认为解放军不会去的,并在沿途乡镇设有他们的哨卡,所以高兴得正在吃“庆功酒”。他们并没有注意 12 营从后边打来,一举捣毁了谭席珍经营多年的老巢,打死打伤 200 多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还有数百名匪徒仓惶逃窜到与安镇乡交界的罗家寨,同该乡乡长李待果的 400 多名匪徒汇合,打死我劝降的两名战士,这时 2 营酒营长下令用 60 炮轰炸寨门,寨门很快被炸开,并用重机枪作掩护,两个步兵连冲向寨内,一举攻克全寨,此役打死打伤匪徒 100 多人,俘虏 300 多人,伪乡长也被抓获。我牺牲一位排长、十多名战士。第二战役是在王汝昭副司令员指挥下,共用 18 个连,对武隆、丰都交界的桐梓山地区的股匪唐方武、陈智、罗清云等匪部老巢大围剿,活捉了匪首罗清云等 350 多人,打死打伤 200 多人,匪众自新 2030 人,平定了该地区匪患。第三次大围剿是在酉阳司令员伍国仲、涪陵副司令员王汝昭和参谋长赵梁材统一指挥下,用 8 个营兵力,对流窜在酉阳、彭水、黔江三县交界的股匪陈铨、谢建农及陈铨妻子张笑依等 5000 多匪徒进行大包围,很快打进他们老巢桑拓、石合、郁山、龚滩等地,抓获 3500 多名土匪,打死打伤 1000 多人,活捉罗虞卿等十多名大队长以上匪首。

在石柱县,中统特务陈美寿、惯匪头子余万富、毛世玉等人组织所谓“青年自愿抗敌救国军”,陈自任司令,率部抢占了桥头区,并杀害我干部和区中队战士二十多人。我 108 团 1 营在营长段振华带领下,在县委书记查海波指挥下,率两个步兵连和陈志英任连长的机炮连,汇同撤回城里的桥头区干部和区中队武装,一同打回

桥头区,先用政治攻势,派人去谈判,匪首不理睬,最后由段营长下令,陈志英用迫击炮先摧毁匪首据守的碉堡,再用重机枪打开突破口,掩护步兵连冲进桥头镇上,打死打伤数百名顽抗匪众,并俘虏300多名土匪,活捉了匪首陈美寿等10多人,重新解放了桥头区。此次战役后,陈志英机炮连在石柱县打出了名,哪里有土匪据点、山寨,陈志英就率领机炮连打到哪里,山寨里土匪逃的逃,降的降。在几个月的石柱县剿匪中,陈志英同志是立了战功的。陈志英同志也是36师的战斗英雄,后来调南川独立营作营长,又参加南川剿匪,后任南川武装部长。

三、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辉煌战绩。

从1950年初开始,到年底基本结束的涪陵地区剿匪、征粮作战1141次,摧毁山洞29624个,打垮山寨碉堡120个,打死打伤土匪6718人,俘虏18810人,投降自新60566人,共计消灭土匪86092人,缴获各种枪支28011支,轻重机枪337挺,火炮12门,土炮291门,青杠炮560门,各种子弹396531发,手榴弹30100多枚,战马216匹。台电3部,以上剿匪战果均未包括酉阳军分区三个县和曾绍山统一指挥的川黔湘鄂边区战果。

在整个剿匪、征粮战斗中,涪陵驻军36师就牺牲了503人,加上其他师和地方部队300多人,共800多人;还有我们西南服务团干部牺牲28人,受伤50多人,地下党、青年农民积极分子有近1000人伤亡。我们现在活着的人,都应好好向先烈们学习,努力工作,完成各项任务,遵纪守法,把先烈们留下的忘我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继承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

二野部队出川援朝涪陵遇险记

李 夏

1950年底,出征的命令终于到来了,我们部队要立即出川北上。那一次,从驻军西南的二野战军,调出援朝参战部队有10多万人(3个军)。那时,西南地区交通不便,不通铁路,公路也少,路况也很差,交通工具十分短缺。我们部队驻在重庆附近,首选当然是要从水路走了。当时长江的地形地貌,还处于原始状态,没有整治过,滩多水急,航道不畅。航运轮船本来就很少,又是冬季枯水季节,稍大一点的轮船在青滩上用绞车往上绞都上不来三峡。这么多的部队要出川,便只好坐木船了。

1951年1月4日,我们部队从重庆南岸海棠溪上船。我们坐的木船,以往是在长江上跑货运的。虽然,当时的川江航道没有完善的导航标志,但是,船工们对航道情况熟悉,有经验,航行安全还是有把握的。现在,一条船上坐了一百多人,连同枪枝弹药,大概与载一船货的重量差不多吧。坐上船后,船在重庆附近江面上,平稳地向东行驶,大家心里很放心。我坐在船的前部,看着船工们操作不停,十分辛苦。船头有10位船工,分两排站立在船舷两边,双手抱着橹,喊着有板有眼的船工号子,在平缓江流上慢慢地摇着。船老大站在船尾的一个高凳子上掌舵,两眼观察着前边的水流形势,不时地大声向船工们呼喊,这大概是向他们发出号令吧!船上很闹热,船工中有一人领头喊号子,声音悠扬婉转,像是在领唱;其他船工,一边摇橹一边帮腔,很像是在合唱。其实,他们是用号子的节奏,在统一他们摇橹的动作。前行不一会,水势突变,漩涡滚滚,浪涛汹涌,这是到了滩口了。木船下滩时,船工们摇橹的动作顿时加快,显得又紧张、又费力,木船也似乎在过难关,显得很危

险。这时，喊的号子，语句又短促又快，船工们帮腔也加快了节奏。他们双手抱橹，用劲快摇，身子前仰后倒；脚，前蹿后蹬，震得船板“咚！咚！”的响，好像搞都搞不赢似的，但是忙而不乱。那笨重的大橹，在水中像鱼尾似的急速摆动，拨开了重重急浪漩涡，使木船沿着江水主流航道绕来转去，躲过礁石、浅滩，到了下一段平缓的江面。这时候，船工们才“嗨嘿！嗨嘿！”叫喊两声，用帕子擦擦热汗，缓缓地摇橹，喘一口气。可是，川江上的滩口很密，转一个湾，又出现一个滩口。船工们照例又要前仰后倒地忙乎一阵子……。

当天晚上，我们坐船的部队驻进涪陵县城。没有想到，第二天刚出发，就遇到了危险。

1月5日拂晓，营教导员带领我和其他几名干部到各连驻地检查完群众纪律就上船了。冬晨的江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江风阵阵，寒气袭人。这次，是我们团十几条船同期行动，每条船要隔开一定距离。我们营部这条船是打头的，我刚坐好就开航了。其它的船还在岸边停着，将随后陆续开出。

涪陵县城位于长江右岸，冬季江中水枯，江面很窄，水流很急。距离涪陵县城下面4公里的江心，矗立着一座礁石，名叫燕语堆，这时候，它更为明显地突出水面，十分狰狞阴峻。沿水流方向，燕语石的左侧是主航道（位于涪陵县城的对面），重船可以正常通行；而燕语石的右面，水急且浅，礁石很多。其中，有处名叫“铁门坎”的礁石，最为危险。船工们都明白，枯水时节，载重船若进入燕语石右侧这条航道，绝对是要打烂船的。因此，从涪陵开出船来后，要用尽力气把船划到对面的主航道上。我们这条船，本应是要按枯水季节的航道向对面走的。可是，不知是船舵失灵？还是人为因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船工们用尽力气摇橹，木船就是不往对面走，而是沿着江右侧，随急流迅速下行。以摇橹为动力的顺水重船，一时间，没有办法扭转大方向，也没办法让它停住。掌舵的船老大，急得跳蹦子。大喊大叫，催促划右橹的船工快使劲摇，快